

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竅切胡然曰乾乎圓
 乎之懸乎只穿乎索乎廓乎只吳恢恢之願
 願吳蒼蒼之玄玄包水旋風蓋地窈空其孰
 能大手吾之大乎只空之寥切大然曰豁
 乎沈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濤浪乎濤
 同茫唐青冥蒼茫靡兮而廓切宜切包
 天裏地誕陰有陽其孰能大手吾之大乎哉
 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擊曰孰有大乎吾
 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
 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
 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燥天靜
 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伴雷之迸入道之境
 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
 大觀之各懸而還遂相讓為无為之色相與
 成无為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教
 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知道之
 響也如昔之為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
 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
 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懸博玄圓者何也遺
 以盡其失過以遺其過明以照其光默以湛

其寂懸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玄以神其妙
 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
 乎得斯之謂乎得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
 无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教睨於萬物噫沖虛德之冷
 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
 无終始已矣夫廷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
 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索體者篋軀
 也戴芥者負垢也苗蠅者根蟬也晴星者眩
 華也燭腹之蟲循乎墻篋軀之蟲出乎隙負
 垢之蟲游乎業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乎
 燭腹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
 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捨然而世人相有炫
 明之患惟乎物亡乎身未若吾之晦迹之逍
 遙也負垢晒乎篋軀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
 者也索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忍則
 内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惟乎物
 亡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
 負垢日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蒸然芥孽
 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曩然形物

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應風火有驚恐之患
 未若吾之痿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
 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日子之
 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
 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春
 受風日於外而屢長無羈駢難之嫌者矣然
 而累乎負礙乎有荷過攝鑿之患惟乎物亡
 乎身未若吾之管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粟
 乎造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
 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
 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
 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
 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
 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儻見
 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
 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
 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
 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
 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
 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

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唯太圓之與太方乎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鷓鴣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翫大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鈎望巨鷓之飛於是乎發以射馬一發而中鷓之唳怒聲越雷震儀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顛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漭之野澆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究防風翫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陟巨鷓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脂肪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鷓毛之舶防風翫神其弓之力也每齋冰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恠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孤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玄真子外篇卷中



玄真子外篇卷下

唐玄真子 張志和撰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黠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寫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羣鷺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悚